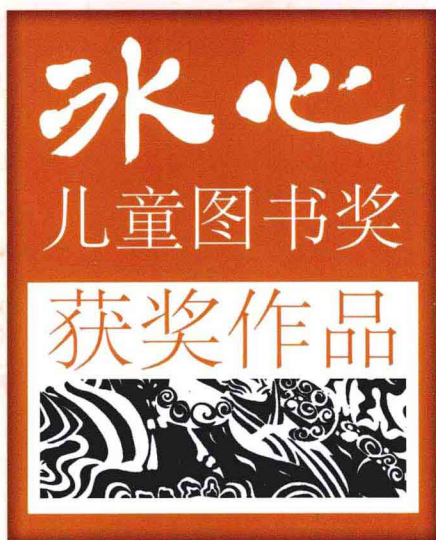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那晚那月色那河边

凌鼎年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  
Seismological Press



# 那晚那月色那河边

凌鼎年◎著

 地震出版社  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晚那月色那河边 / 凌鼎年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8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315-1

I. ①那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5718 号

地震版 XM3083

## 那晚那月色那河边

凌鼎年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---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315-1/I (5003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非著名摄影家 .....    | (1)  |
| 有这样一位征婚者 .....  | (4)  |
| 酒酿王 .....       | (7)  |
| 过过儿时之瘾 .....    | (10) |
| 蓝色妖姬 .....      | (13) |
| 美与丽 .....       | (16) |
| 斗地咧子的傻精 .....   | (19) |
| 麻将老阿太 .....     | (22) |
| 走出过山村的郝石头 ..... | (25) |
| 海仙人 .....       | (28) |
| 唐校长 .....       | (31) |
| 吉祥画家 .....      | (34) |
| 冤家对头 .....      | (36) |
| 寻找伯乐 .....      | (39) |
| 洪昇之死 .....      | (42) |
| 和亲悲喜剧 .....     | (44) |
| 义 丐 .....       | (48) |
| 哑 妾 .....       | (51) |
| 石皮弄考证 .....     | (54) |
| 颠 覆 .....       | (56) |
| 最后一面 .....      | (59) |
| 大师与石师竹 .....    | (6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赌 石 .....         | (63)  |
| 藏戏面具 .....        | (66)  |
| 采 风 .....         | (69)  |
| 当回收藏家 .....       | (71)  |
| 恶 习 .....         | (74)  |
| 发人深省 .....        | (77)  |
| 读者来信，信还是不信？ ..... | (81)  |
| 轰动一时的画展 .....     | (83)  |
| 主任科员老牛 .....      | (85)  |
| 春节慰问礼品 .....      | (87)  |
| 比死还难受的日子 .....    | (90)  |
| 飞来的邮购 .....       | (93)  |
| 名记钱托儿 .....       | (96)  |
| 绝 响 .....         | (99)  |
| 定 做 .....         | (101) |
| 吃到一只苍蝇 .....      | (103) |
| 房东克丽丝·莱希老太太 ..... | (106) |
| 最后的决定 .....       | (109) |
| 绿洲情爱 .....        | (112) |
| 谁说救人与爱情不相关 .....  | (115) |
| 沉重的自尊 .....       | (118) |
| 倒 包 .....         | (120) |
| 结婚是咱俩的事 .....     | (123) |
| 那晚那月色那河边 .....    | (126) |
| 那一夜，辗转反侧 .....    | (129) |
| 从青梅竹马开始 .....     | (132) |
| 恨死你了《手机》 .....    | (134) |
| 酒令的回忆 .....       | (137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长寿秘诀 .....     | (140) |
| 一泡鸟屎 .....     | (143) |
| 博士征婚 .....     | (146) |
| 见 新 .....      | (148) |
| 风 水 .....      | (150) |
| 病 .....        | (153) |
| 头上出角 .....     | (155) |
| 寻觅藏獒 .....     | (157) |
| 狗官司 .....      | (160) |
| 黄狗之死 .....     | (163) |
| 劫后之劫 .....     | (166) |
| 那只跛脚的京巴 .....  | (169) |
| 老板要狗年贺词 .....  | (172) |
| 四大美女重出江湖 ..... | (175) |
| 各不相让 .....     | (178) |
| 都是克隆惹的祸 .....  | (180) |
| 辟 谷 .....      | (182) |
| 隐身衣 .....      | (185) |
| 神奇的衣服 .....    | (187) |
| 蒲松龄设奖 .....    | (189) |
| 血 经 .....      | (191) |
| 了悟禅师 .....     | (194) |
| 裴迦素 .....      | (197) |
| 消失的壁画 .....    | (200) |
| 小镇来了气功师 .....  | (203) |
| 茶 垢 .....      | (207) |
| 菊 痴 .....      | (209) |
| 画·人·价 .....    | (212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误 墨 .....   | (214) |
| 法 眼 .....   | (216) |
| 药膳大师 .....  | (219) |
| 天下第一桩 ..... | (223) |
| 最后一课 .....  | (227) |
| 相依为命 .....  | (229) |

## 非著名摄影家

石少丑，在他老婆眼里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，因为他家务活几乎从来不干，一天到晚只知道摆弄他的照相机。人家搞摄影，参加了省摄影家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会，或者举办了摄影展，出版了摄影集子，最不济的也在报上或杂志上发张把摄影作品吧。可他倒好，只有投入，从不见收获。为此，他老婆常埋怨他。他呢，只当耳边风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石少丑搞摄影，和一般摄影家不一样，他几乎不拍风景、不拍名胜古迹，不拍新闻照，总之，他对春花秋月、靓妹帅哥都没有兴趣。他一年四季秋冬，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照相机不离身，一到双休日、节假日，他就走乡串村，专门去拍那些别人不愿拍的人与物，诸如打铁匠、开锁匠、箍桶匠之类手艺人、手艺活。他对那些濒临失传、消亡的东西大有兴趣，常常拍了一张又一张，拍了一次又一次。譬如他拍摄打铁匠，就从铁匠铺开门，炉子生火开始拍起，直到如何把铁件烧红，如何锻打，如何淬火，如何成型，如何成件，一个环节也不放过，有时一拍就是一天半天。他呀，兴致勃勃，乐此不疲，被拍的匠人反倒不好意思了。

渐渐，娄城各乡各镇的手艺人差不多被他拍了个遍，他一一整理，汇编成《360行集锦》。

有一次，他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《老行档》。一个行档一篇文章，还配一篇插图。



石少丑对照了自己拍的照片后，发现还有几十个行当他没拍到，或者说在娄城已消失了，拍不到了。

此后，他一到双休日，节假日，就到周边县市，或跑到更远的乡村去拍那些正在消亡的老行档、老手艺人，如换糖担、转糖担、皮匠摊，铜匠担、钉碗匠、补锅匠、修棕棚、弹棉花，吹糖人、捏面人、唱宣卷、卖拳头、耍猴子、倒马桶、挖耳朵、拔火罐、捉牙虫，绞面、点痣、关梦、扶乩、算命，煤球店、石匠、染坊、鸬鹚捉鱼、卖老鼠药、卖臭田符的，等等、等等。

石少丑的出名带有偶然性。有次他在地拍照，碰到了正在那儿采风的台湾摄影家谈修竹。两人一聊，竟聊投机了。谈修竹执意要来看看石少丑多年来拍的那些老照片。

谈修竹来到娄城石少丑家，当他翻看了那《360行集锦》后，激动得握住石少丑的手说：“你做了件好事，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！”

谈修竹说，这本老照片，拿到海外，至少值100万元，并问石少丑愿不愿出手？

这不是挖石少丑的命根子吗？石少丑当然不肯割爱。

谈修竹想想自己这要求有点过分，就不再坚持。临走，他建议石少丑到台湾去举办一个已消失正消失的老行业的摄影展，并愿意提供赞助，并在台湾出版《石少丑摄影集》。

石少丑不禁心动，但他提出：在去台湾办摄影展前，必须在娄城或省城先办一个《360行老照片展》。

谈修竹自然没有理由拒绝，两人约定：一俟石少丑在娄城或省城的摄影展一结束，就安排去台湾展出。

石少丑兴致勃勃地去了常办摄影展、画展的市文化艺术中心，联系办摄影展的事。

中心的一位教主任问他：“你是中国摄协会员吗？”

石少丑说“不是。”

又问：“你是省摄协会员吗？”

石少丑又答：“不是。”

敖主任再问：“出版过摄影集吗？”

石少丑老老实实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

敖主任很抱歉地说：“你连省摄协会会员都不是，又没出版过摄影集，我们中心怎么可能安排你的个人摄影展呢？”言下之意：你凭什么来这里办摄影展？

石少丑很自信地说：“先看看作品，再决定好吗？”说着从包里取出他整理的照片。

敖主任见他如此执拗，只好直说：“不必看了，不是拍得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你还没有取得办个人展的资格。如果阿猫阿狗都来办这个展那个展的话，那文化艺术中心岂不与野鸡画廊一样，还有什么档次？”

口口相传，石少丑想办摄影展的事文化圈的都知道了，有人说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说他拎不清行情……

石少丑的倔劲上来了。

他带着照片去了上海的出版社，出版社的伯乐一眼就相中了这些照片。那位编辑当场题写了“纪录三百六十行，追寻消逝的历史踪影”的题词，说要请名家书写，配发在集子里，还说将以最快的速度出版，稿费从优。

在写作者简介时，石少丑坚持写上“民间非著名摄影爱好者”。

## 有这样一位征婚者

《娄江晚报》的发行量已超过百万份，其影响之大也就不必说了。

因为发行量大，覆盖面广，报纸的“鹊之桥”栏目很是红火，靓女俊男、款爷富婆都爱在那上面登台亮相，寻觅自己的另一半。

这征婚启事十有八九是模式化的，不过偶尔也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。这不，有一条女性征婚启事就颇能吸引人眼球。“某女，容貌靓丽，气质高雅。奔三年纪，硕士毕业，私企总裁，有车有房。欲觅有事业心、有爱心之男子，但必须以前不谈、不看足球，以后亦不谈、不看足球者，否则，免谈！”

这个启事一登，读者立时议论纷纷，议论的焦点自然是最后两句关于足球的。

说实在，如果不是有最后两句，这个某女定是个香饽饽。你想想，私企总裁，有车有房，这不是个富婆吗？30 不到，长得又好，到哪去觅呀。只是不谈、不看足球太让人那个了。要说不谈、不看足球，也不是做不到，但此话传出去，脸上不好看。现在的行情，不谈、不看足球的男子，似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即便从心里不喜欢足球的，也要装着喜欢足球，免得别人把自己看轻了。现在为了一个女人，要承认自己不谈、不看足球，还要保证以后不谈、不看足球，这不有点雌化了吗？岂不要让朋友们嘲笑？！

大概这个原因吧，某女魏总裁的这个征婚启事登出后，竟没有哪个男的主动去联络她。

据报社负责鹊之桥栏目的编辑统计，凡上了这栏目的，多的收到几千封求爱信，少的也有几十封，平均几百封，像魏总裁的零记录是破天荒的。这位编辑很负责，经反复筛选，把一位书生气很足的华作家介绍给了魏总裁。

魏总裁对华作家的第一眼印象还不错，特别是当她了解到华作家为了创作，延误了谈情说爱，认为这是个有事业心的男子，就同意了见面。

见面后，魏总裁说：“你是作家，那我请教你一道菜：一只咸猪爪加一块臭豆腐，这盆菜叫什么菜名？”

华作家自认为自己是半个美食家，但他实在想不出这算什么菜。他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后说：“不可能有这种菜，这两样东西配不到一块呀。一只咸脚爪，一块臭豆腐，又咸又臭，算什么名堂，这菜咋吃？”

魏总裁见华作家极为认真的样儿，心里有点乐。她突然问：“你真的从不看足球吗？”

华作家到底是作家，这轻轻一点，他即刻开窍，他笑着问：“是不是臭脚？”

魏总裁和他两人笑得一点拘束与隔阂也没有了。

仅仅半年时间，魏总裁就嫁给了华作家。

两人的婚礼没多少排场，但媒体注意上了他俩，特地发了专版，网上还有他俩旅游结婚的照片，很是炒了一把。

不知是不是媒体炒作的关系，他俩新婚不久后，竟有一家网站来约稿，要求华作家对足球发表点个人看法。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。华作家连忙向老婆请示。魏总裁脸色一沉说：“谈什么谈，难道谈臭豆腐炖猪爪吗？”

华作家想想也是，坚决地谢绝了约稿。

结婚3年多后，魏总裁病倒了，医生一检查，说是胰腺癌，说这病拖不了多长时间，要华作家早做准备。

华作家不敢瞒老婆。

魏总裁知道后，考虑了一天，写下了遗嘱，并叫来了公证员要求公证。

华作家万万没想到，魏总裁的遗嘱要把她的遗产悉数捐出来，成立一个“足球新苗培训基金”。

魏总裁过世后，华作家在整理她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大包有关足球的资料，以及一只某位国脚亲手签名的足球……

华作家终于写出了第一篇有关足球的小说，据说读者一致反应：这是华作家写得最成功的一篇作品。

## 酒酿王

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竖起大拇指，没有不说呱呱叫的。古庙镇人黄、王不分，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“酒酿黄”，但听起来总像“酒酿王”。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，至少在古庙镇上，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。

黄阿二做酒酿，不用大钵头，而是用小钵头。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，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，都习惯用大钵头，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。单凭这一点，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。

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“酒酿王”的酒酿来了。别人喊“酒酿……卖酒酿来……”，他喊“酒酿……小钵头甜酒酿来哉……”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，有一种穿透力，能穿过门墙，撞入人们的耳膜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，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，或者说是一种民俗。

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历史了。来了客，端碗酒酿小圆子，乃待客的一种，既不破费多少，也还上得台面，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。据他们说，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。每每这时，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来，一种得意来。用他的话说，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，比吃人参还补。

酒酿王的酒酿在古庙镇只嫌少，不嫌多，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，没

有卖不掉的日子。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，一小钵头也不多做，从无例外。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，一路骑过去，一路吆喝过去。黄阿二常说：他做酒酿买卖，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。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，通体舒畅。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，不吆喝，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。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。下午，他或茶馆里坐坐，或澡堂城泡泡。用黄阿二的话说：皮包水，水包皮乃人生的两大享受，神仙也不过如此。天长日久，他有了不少茶友、浴友，每日里聚在一起，嚼起来没有啥话题规避的。有位老茶友对他说：“你的酒酿，牌子已做出了，生意这么好，何不多做点？”

“我只一双手。”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。

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：“那请一两个帮手嘛，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。只要指点指点，指派指派，人又省力，钱又多赚，这等好事别人想觅也觅不来。”

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：“我这人命贱，自己不动手做，比死还难受。再说了，自己做放心，做好做坏，心里有底。”

黄阿二依然那样不多不少每日里做三十小钵头酒酿。他的酒酿总比别家的甜，比别家的香，比别家的酒酿汤多，也不知他是如何酿的。问他有啥诀窍，他搔搔头说：“能有啥诀窍，凭良心做，凭经验做。”其他，他就实在说不出啥了。

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，论钵头的，一小钵头一买，连钵头买也可，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。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捡，顺着摆放的次序拿，若要比比看，挑挑看，他就不卖。老主顾都知道，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，无需挑挑拣拣的，否则，咋叫“酒酿王”。有时碰到孤老太孤老头，只要买一点点的，黄阿二就取出一把毛竹片刀来，把小钵头里的酒酿一划二或一划四，你这次拿回家称是这分量，下回买，准仍是这些分量，从无短斤缺两的。古庙镇的人都说：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。

有次，有一公司的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，说有批上海客

户慕他酒酿王的名，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。公司准备连钵头买，钱可以预付。

黄阿二说：“可以。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，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。”

那怎么行。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。

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，只能一天三十钵头。要就要，不要拉倒，没啥商量的。

经理碰了一鼻头灰，心里一百个想不通，有赚不赚猪头三，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。

黄阿二已六十出头了，他坚持从年初一做到年三十，一天也不歇，但一钵头也不肯多做，似乎多做了一钵头就会坏了质量，坏了名声。

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，几回不听见，就有人问：“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？”往往这话还在耳边，那“酒酿、小钵头甜酒酿来哉——”的吆喝声就传来了。

最近，连着好几日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，仿佛生活中缺了什么。一打听，原来黄阿二病了。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，几个老茶友、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，进了门，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：“酒酿、小钵头甜酒酿来哉——”

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，他撑起身来说：“你们这一声吆喝，对我来说，比吃啥药都强，这不，毛病好了一半。”



## 过过儿时之瘾

姬艮旺是抗战时随父母去美国的，这一去就是五十多年，再也没回过故乡，如今年岁大了，思乡的念头竟日重一日，他决心在有生之年无论如何回去一次，去看看故乡的那石拱桥还在不在，那老房子还在不在，那老榉树还在不在……

小孙女露茜听说爷爷要去中国，吵着也要去。自从她在美国的唐人街民俗博物馆见到了花桥、石磨、马桶等，她奇怪得不得了，非要亲眼看一看不可，否则，难以相信。

姬艮旺在家乡已没有什么近亲了，只有几门表亲。

开始姬艮旺不想惊动亲戚，他在娄东大酒家住下后，准备带孙女露茜随便走走看看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。印象中，木拖鞋、蒲扇、火油灯、马桶等家家都有的，小儿立桶、浴盆、老式躺椅、柴灶也是半数人家有的，石磨少些，但十家中总有一家有的。还有像爆炒米花的、弹棉花的、钉碗补锅子的、削刀磨剪子的，是稍转几条弄堂就能撞见的。

姬艮旺叫了辆出租，说：“去武陵桥。”武陵桥是娄城的中心地区，姬艮旺自认为熟门熟路。

到了那儿方知，老街早在老城区改造中拆了个一千二净，儿时印象中的旧貌已荡然无存了。大所失望的姬艮旺不信邪，在住宅区寻觅了起来。转了半天，脚也跑得酸了，汗已湿了衬衣，可要想看的一样也没看到。